

# 许獬：不畏权势斗奸宦

猎人



许獬求师

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三十二岁的许獬高中会元，殿试再中榜眼，一时间道贺者络绎不绝。他想起以前屡试不第的种种遭遇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
许獬十六岁参加乡试获得第一名，此后却屡试不中，不但没有谋到一官半职，还生活困顿，只好躲到梵天寺里攻读诗书。早年父母为他定下娃娃亲，未婚妻是颜氏姑娘，没想到她因病双目失明。一个穷困，一个残疾，好歹般配，可是岳父大人竟然还嫌他穷酸想悔婚，屡劝他另娶他人。要不是自己坚持，岂不是被拆散了好姻缘？结婚后，岳父从来来往。现在中了榜眼，岳父大人竟然红光满面地送财送物，还贤婿长贤婿短地夸个不停。

以前许獬叫作许行周，他改名许獬（獬是一种奇兽，能辨别是非曲直），喻意是要做个正直的清官，也被亲朋好友嘲笑。现在大家都夸他的名字取得好，难怪会考中榜眼，甚至很多人敬称他为“许同安”。许獬早年写下《孟义》一文，因为和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合，被学使当面扔到地上。现在考官们竟然高声称颂说文章观点独特，耐人寻味。

以前的种种“不是”，现在因为考中榜眼，全变成了优点。榜眼这顶“帽子”威力太大了，许獬心想：我不能被众人的夸耀和“糖衣炮弹”所迷惑，要保持自己的本性。

许獬发现求他写字或写文章的人慢慢多起来，大有洛

阳纸贵的趋势。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书法不错，但还达不到名家水准，人们求他写字的目的无非是想利用他的身份，谋取私利或满足虚荣心，因为每次有人求字时，都会送上可观的润笔费。人情世故有时很难推脱，如何在俗世中保持独立的品格呢？许獬只好闭门不会客，减少不必要的交往，另外，他让妻子对外宣称他的手不小心摔伤了，写不了字。

这个秘密瞒不住东厂那帮太监。他们在朝廷中遍布爪牙，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；他们也极力拉拢新科官宦，目的是想把持朝政，为其私利服务。有个小太监的母亲将要过生日，他觉得啥都不缺，唯独没有许獬的字，就连夜派人送来一大箱金银珠宝。

“嘿嘿，许大人，这点小意思请收下！”小太监满脸堆笑。许獬对太监把持朝政，搞得民不聊生的事早有所闻，又见到他阴声怪调，顿时觉得恶心极了。他想平时不来往的人，竟然送厚礼，目的肯定不单纯需要警惕。另外太监的母亲，又没做出什么好事，值得为她写祝寿文吗？倘若为那些财物而写，岂不是人格低下、斯文扫地？因此许獬婉转拒绝。

“是不是润笔费太少了？来人啊，再送一箱财物过来！”小太监耐人寻味地笑着。许獬一听，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，但碍于面子，只好再次委婉地说：“手伤，不方便提笔。”“没事，等你手伤好了再写。”小太监不依

不饶。许獬见到小太监很难缠，因此直截了当地拒绝说：“我们素不相识，恕难从命！”说完，许獬把两箱财物扛到门外。小太监感觉很没面子，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的手真的受伤？骗得了谁？”

小太监把求字被拒的事，对东厂头子王国臣添油加醋地诉说一番。王国臣觉得许獬不给小太监面子，就是不给他面子。不过他老奸巨猾，“先礼后兵”，他相信天下没有不吃腥的猫，许獬不贪财物，那么送些美女试试。

很快，王国臣送了两个姿色一流的美女到许獬官邸。他假惺惺地说：“夫人生活不便，这两个婢女可以照顾她。”这话说到许獬的心坎上，在朝廷做事，没多少时间照顾妻子，有婢女当然最好。况且他本来就想给夫人配备佣人，可穷得快揭不开锅，哪有钱雇人？如今，自己有了点俸禄，可是还捉襟见肘。许獬有点心动，但他又转念一想，这两个美女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会是来做婢女的呢？王国臣到底安的什么心？

人性不可能没有弱点，问题是面对弱点时的态度。许獬想到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安好心”这句俗语，就立刻回绝。

“你不看看当今的士大夫们，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你怎么不跟上潮流呢？”王国臣一本正经地说。

许獬正色道：“我有一个妻子就够了！”

“你那个妻子残疾，属于休妻‘七出’之列，休了她

名正言顺！不然你带着她应酬，恐遭众人耻笑！”王国臣装作耐心地诱导。

颜氏在一旁听了，难过地想：“我双目失明，真配不上你呀！休了我，免得你遭人耻笑！”

“不必了，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我不换掉妻子，尽管她是盲人，但她是我的心头宝贝！”许獬提高声调，他要让夫人放心，自己决不会当陈世美。

“真是死脑筋！”王国臣失去耐性地骂道，说完灰溜溜地走了。

王国臣此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

过了两天，同事登门拜访许獬，一番嘘寒问暖后，提出要切磋书法。这个同事也是个才子，写得一手好字。许獬本想向他学习，见他找上门来，便爽快地拿出笔墨纸砚。同事毫不客气就拿起笔来书写，许獬在旁练习。两人的水平不相上下，大有惺惺相惜之感。

墨汁很快用完了，同事拿起墨条在砚台上磨起来。砚台是普通的石材做成的，已经伴随许獬十几年，显得乌黑发亮。许獬早已把它当成特殊的伙伴，珍爱有加。同事装作手没按住，砚台被搅到地板上摔坏了。许獬心中不高兴，但见到同事道了歉，也只好作罢。

第二天同事送来一方古朴的砚台。许獬见到砚台发出乌黑的光泽，很是喜欢，一磨墨，感觉挺好的。他以为这方砚台是同事赔给他的，收下无妨。不料，过了几天，同

事却神秘兮兮地说，这方古砚台是王国臣让他转送的。最后，同事请求看在他的脸上，给王公公写一幅墨宝，好让他交差。

许獬一听愣住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王国臣设计的。许獬一怒之下，把古砚台砸了。他对同事的好感瞬间转为恶心，当面把他赶走。那天夜里，许獬长夜不眠，写下传世之作《古砚说》，无情地揭开那些所谓的“风流雅士”，为了升官而给上司送财送物的丑恶嘴脸。

许獬坚持不给王国臣写字，但王国臣却拿出墨宝，阴笑地对他说：“有劳你费心，你这个墨宝真不赖！”说完他得意地当众展示许獬的墨宝。他的目的很龌龊，一来是告诉不明真相的人，许獬为了巴结他而送墨宝；二来警告那些不听话的官员，得罪他的人没有好下场。

许獬这才醒悟过来，那个官员明为切磋书法，实为偷他的练习草稿，得手后转交给王国臣。许獬横遭污蔑，立刻大声拆穿阴谋说：“我哪有送作品给你，这张练习草稿怎么到你手上？”许獬又转身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看哪里有题写他的名字？”众人一看，“墨宝”果然没有“题赠王国臣”的字样。“墨宝”不合书法规矩，确实来路不正！是非曲直一目了然。

王国臣的谎言被当众拆穿，恼羞成怒威胁说：“整个朝廷都是我的人，我看你脖子有多硬！”众人见事情闹大了，连忙七嘴八舌地劝说：“为王公公写幅字，又没什么，

得罪了王公公可不好受”；“王公公这样高调展示你的墨宝，他是把你当成自己人啊”，“王公公给你台阶下，你干嘛还要拆穿呢”……

许獬依旧不低头，大声喝道：“我只为朝廷和百姓服务，决不做某些奸宦的走狗！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小太监比了手起刀落的动作，低声对王国臣说：“许獬既然不买大人的账，不如杀了他！”王国臣恶狠狠地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”

得罪了王国臣，许獬尽量深居简出，以防不测。不过，不测的事情并未发生，王国臣在朝廷上依然对他笑脸相迎，好像不把以往的结怨当回事。这着实让许獬捉摸不透王国臣的鬼心思。

万历三十年，皇帝发现朝廷国库空虚，王国臣建议派太监到全国各地征税——分刮山海之利。皇帝鬼迷心窍，以为王国臣忠心耿耿，就委派他去操办。

这个征税方式看似很公平，其实是暗藏猫腻。王国臣故意在许獬面前打哈哈，希望得到各位大臣的支持。

许獬一眼就洞穿他的奸计，故意说：“多谢王公公的厚爱，我一定反对到底！”

“这是圣意，你敢抗旨不成？”王国臣奸笑中带着威胁。

许獬无话可答，默默转身，心里却格外难受。分刮山海之利，分明是冲着他而来，王国臣故意借同安百姓的

“刀”来杀他。因为明朝施行严厉的海禁，同安的渔民们被禁止下海捕鱼或搞航运，哪里有利收呢？却要交“山之利”和“海之利”两重税。父老乡亲们本来指望他在朝廷做官能照顾一下，没想到却盼来这个结局！

许獬苦思如何化解这场灾难，达到茶无味饭不香的地步。颜氏问明情况后，想了一会儿，对许獬耳语一番。许獬连连称妙，当夜写下奏章。

第二天，许獬启奏皇帝说：“王公公的分刮山海之利，解决国库空虚问题，这个想法不错。”他装假拍马屁，让王国臣放松警惕，然后高声说道：“圣旨并没有指明海到底是什么？当今人们只把较大的湖泊称为海，比如京都的‘中南海’‘北海’等叫法。我们老家同安没有海，只有洋。君无戏言，请皇上不要分刮同安百姓的海之利。”

皇帝见许獬有理有据，一时语塞，只好答应免除。那些出生在沿“洋”的朝廷官员，也纷纷效仿。王国臣那帮太监想再次给皇帝灌迷魂汤，看到众人一边倒，只好咽下恶气，赔笑脸称颂皇帝英明。

许獬并没有高兴起来，虽然家乡少征一次税，可是那帮太监一定会变本加厉地征税。另外，靠湖边的百姓还是要交两次税。怎样才能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呢？许獬心想自己不能再上书启奏了，否则王国臣肯定狗急跳墙，百姓跟着遭殃；即使王国臣不使坏，单凭自己一人之力，皇帝也不一定会改变主意。他想到了朝廷之中还有温、林

两位正直的御史，于是写信给他们，求他们向皇帝谏明“轻税赋重生息”的道理，假如百姓富足了，国库也不会虚空。

皇帝最终在御史们的劝说中醒悟过来，宣布废除“分刮山海之利”的征税办法。

王国臣想整死许獬的阴谋又失败，搞得灰头灰脸的。不过，他依旧不死心，伺机再搞整人的把戏。

明万历三十一年春天，皇帝要举行春祭大典。大臣们商议由谁来主笔写祭文，这可不是好差事。如果祭文写得好，可能会得到皇帝的重用；写不好，从此仕途不但无望，而且还可能人头落地。因此，官场的老油条们都不愿意冒这个险，互相推诿。许獬认为自己官职小，人微言轻，自荐或推荐他人都没用，只在一旁静观。

王国臣一反常态，积极推荐许獬。他当面称赞许獬才高八斗，誉满京城，足以担当大任。许獬觉得写祭文不是难事，但王国臣的做法很可疑，就问为什么推荐他。王国臣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古人云，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！”众人被王国臣的表演蒙骗了，纷纷赞誉他。王国臣虚情假意谦逊一番，内心阴险地笑了。

许獬领圣旨后，认真构思，仔细推敲了一天，然后誊写在专用纸张上，交给司礼太监衙门。

在祭祀大典时，皇帝让许獬读祭文。许獬启卷后，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张空白纸——祭文已经被调包了。明知道

是被人下套了，但来不及追究，许獬只好深吸一口气，高声念着祭文。

许獬拥有超强的记忆力，有“一目十行”之誉。十三岁时，父亲许振之和客人谈论“夹谷之会”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：孔子在鲁国为相的时候，鲁定公和齐侯在夹谷这个地方谈判。有个急性子的客人问道：“当时齐强鲁弱，孔子谈判会不会吃亏呀？”许獬在旁边替父亲从容说道：“已请具左右司马从矣。”宾客们感到十分惊奇。许獬能从容回答是因为他精读经史，娴熟于心，他记得孔子说过：有文事者必有武备。这句话说明孔子在参与谈判前，已经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。

许獬识记和背诵的方法很独特。据说台湾海峡中有个岛屿下沉入海，但每年一次海水大低潮时，原岛屿先民立的一块石碑还能露出水面。由于低潮时间很短，海水很快又漫过石碑，因而谁都来不及看完碑文的样子，更无法识记下来。有一年，许獬碰巧路过，竟然把全部碑文诵读出来。人们惊奇地问他怎么识记？他说是从下往上背诵（相当于倒着背诵），否则海水涨潮，就看不到下文了。

别人写的碑文都能倒着记，诵读自己精心写出来的祭文更不在话下。许獬轻松念完祭文，皇帝和大臣连连称妙说：“祭文内容清新，切中要义，不愧是大手笔！”许獬吐了一口气，心升怒火但仍装着笑脸，把祭文交给王国臣，目的是反将一军。

皇帝好像觉得意犹未尽，索要文稿想再看一遍。当看到文稿只是一张白纸时，龙颜大怒，要砍了许獬的头。许獬连忙把写祭文的情况细说一遍。一个太监见形势不妙，立刻跪下求饶，并一五一十地把王国臣调包祭文的阴谋全部说出来。

害人反害己，王国臣被革掉东厂的一切职务。皇帝很赏识许獬的才华，将他升任为翰林院编修。